



伊藤野天著

未完成的故事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未 完 成 的 故 事

[苏联] K. 伊萨耶夫 著

董光 晰 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· 1959 · 北京

未 完 成 的 故 事
〔苏联〕K·伊薩耶夫著
戴 光 晰 譯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·印张3·插頁2·字数69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

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,150册 定价0.31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187

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К. ИСАЕВ
НЕОКОНЧЕННАЯ ПОВЕСТЬ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«ИСКУССТВО», МОСКВА, 1956

內 容 說 明

区诊疗所医生穆洛姆采娃有她自己的悲痛：战争夺去了她的丈夫，然而，个人的悲痛并没有使她倒下去，她清楚地了解生活的意义，了解自己的责任——拯救人的生命。她忘我地劳动着，把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，与一切保守、落后、个人主义的思想进行着斗争。她的同行——年轻、漂亮的阿卡宁一再跟她纠缠，追求她，但是她看出阿卡宁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的美丽的外貌掩盖不了渺小、卑劣的灵魂，她拒绝了他的爱。命运使她遇到了一个两腿瘫痪的病人——造船设计师叶尔肯夫，这是一个以革新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，也以不屈的意志对待自己的病痛的人。在穆洛姆采娃医生和病人自己的紧密合作下，叶尔肯夫终于从病床上站立起来了，而他們俩，也通过深刻的了解，永远生活在一起了。

街上行人稀少。彼得格勒区一幢幢楼房后面的天空，还浸染着略微发青的夜色。万籁俱寂，皮鞋跟急速着地的咯咯声显得特别清晰。

区诊疗所大夫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·穆洛姆采娃急急忙忙地走着。她有个紧急的出诊任务。皮鞋跟走在马路上发出咯咯的响声。大衣敞着，白罩衣不时闪露出来。

一幢砖砌的大楼，看来，刚落成不久。院子里还有一堆堆碎砖瓦砾。门口，一位青年妇女来回走着，她肩上的围巾大概还是匆忙间披上的。一见到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，她马上迎上前来。

“您好，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……可把您给盼到了！”

“您好，索菲尤什卡。为什么不请急诊值班大夫呢？”大夫微微皱了皱她那细长的眉毛。“要是我不在家……那怎么办呢？”

她们俩一边这样急匆匆地交谈着，一边飞快地跑上楼梯。那位妇女好不容易才跟上了大夫。

“他不让请呀，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。他固执极了，天啊，他生了好大的气，脸都发青了……所以只好给他请来咱们自己的大夫啦……”

一层楼，第二层楼，第三层，第四层。一扇房门半开着。

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走进了屋子。雪白的罩衣衬托出她那乌亮的头发、乌黑的眉毛和乌黑的眼睛……对于这

样一个娇小的面庞，这双眼睛显得有些太大了。然而眼睛的确为她增添不少光彩，它们充满着蓬蓬勃勃的生命力，经常在变换着表情，忽而欣喜，忽而忧伤，忽而又在严肃地沉思，一个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往往很难判别出它们的情调。

她走进的那间屋子，陈设十分朴素，甚至简陋。一只老式的竹书架上，摆满了书。一张小桌子，桌子边上撑着一个虎头钳，一张军用小铁床，屋子的主人就躺在这张床上。

“开水……”

她拿起病人的手，给他接脉，又眯起眼睛仔细检查病人眼下的浮肿和发青的嘴唇。那嘴微微翕动着。老头子喘出来的气轻轻吹动着那熏烟的稀疏的胡子，两只象锥子一般锋利的略微发青的细小眼睛，不停地在眨动。

他想要说点什么，但还没开口就又靠向枕头，开始急促地喘气。

注射针在消毒器里煮沸了。

注射。

呼吸变得均匀起来。瘦削的、关节粗大的手指松开了，垂放在被子上。细小的眼睛不停地眨着，这一切仿佛都是他故意做出来的，只是为了开开玩笑。

“不……我还不会死……我这是闹着玩的……”

“您不会死，彼得·叶里斯特拉蒂契，只要您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死。可您应当去请急诊值班大夫啊。这一点，我要恳切地请求您。明白了吗？我恳切地请求您。”

“不——不！请您别见怪！你得对我这副机器负责。反正你躲不掉的。别的大夫我不要……”

一群妇女——看来是他的女儿和孙女儿们——挤在门口，但没有走进来。

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收拾着注射器。

“这不行的，彼得·叶里斯特拉蒂契……”

“反正这是我的心事。你别跟我争论。你一定得让我活到那一天。”

“活到哪一天，彼得·叶里斯特拉蒂契？”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的眼睛由于好奇而发亮了。

老头子想笑，又不敢笑。

“就是活到……过十四年，十月革命满五十周年，我也满一百岁了！那么我请问你，”他甚至微微拾起身来，“我应该活到那一天，还是不应该呢？”

“应该，彼得·叶里斯特拉蒂契，绝对应该！”

“那就对了！”老头子安心地把手垂下来。“这你是明白的，可是急诊大夫，也许明白，也许就不会明白。我不能冒险。现在谢谢你，请走吧，我要睡了。困得很。夜里睡着，我怕梦里看不到……”

病人闭上了眼睛。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用探索的目光望了望这张布满皱纹的脸，然后点点头，蹑着脚走出房去。门轻轻地掩上了。妇女们围住了她。

“我父亲是个怪人吧？”一位中年妇女颇为自豪地问道。孙女儿们点点头。

皮鞋跟在楼梯上咯咯地响着。现在已经下了楼梯。速度加快了。大夫急急忙忙地走着。

街道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人们赶着去上班，学生们也争先恐后地去上学。叶丽莎维达·马克西莫芙娜几乎是奔跑着，她和一个手里提着公事皮包的矮胖子打了个照面。

“波诺玛列夫同志！……”

声音是严厉的，眉头皱起来了。波诺玛列夫无可奈何地望

着一动不动站在他面前的大夫。

“誰許可您走出來的？”

“我尊敬的叶丽莎維达·馬克西莫芙娜……您設身處地替我想想……連支票也沒人簽啦。檢查員同志出差去了，我又躺在床上……這可怎麼辦呢？”

“沒有人可以代替嗎？……您有高血壓……您可明白，這是什麼樣的病？快躺到床上去！您得再多躺三天……”

“我尊敬的……”

“波諾瑪列夫同志，對於您，我不仅要負做醫生的責任。我還是區蘇維埃代表。”

叶丽莎維达·馬克西莫芙娜跑上了自己住的那所房子的樓梯，略微有些氣喘。匆匆地打開門，邊走邊脫下大衣、白罩衣，連望也沒有望一眼自己的房間，就走進廚房。拿起一把茶壺，走到自來水龍頭旁邊，灌滿水。

從隔壁房裡傳來了鋼琴聲，聽得出，這是小孩子在用心地彈着音階。

浴室的門開了，她的鄰居走了出來，這是個中年婦人，身穿印花布短衫，肩上搭着一條毛巾。修剪得參差不齊的斑白頭髮和低沉的聲音，賦予了她剛毅的外表，但她的面容是溫和的，當她悶悶發愁的時候，這一點可以看得特別清楚。她的聲調嘹亮而又和婉。

“才回來？”她問道。“你怎麼又這樣急急忙忙地吃東西呢？”

“也只好這樣，波里娜·馬特維也芙娜……剛看完一個急診。現在又得趕着上診療所。很快就要開始門診了。”她諦听着音階。“維洛契卡彈得很不錯啊！”

叶丽莎維达·馬克西莫芙娜不停地忙碌着。她把茶壺放

在煤氣爐上，點燃了第二個爐口，放上煎鍋，打鷄子。

“把火擰小點，”女鄰居不以為然地說道，“你又不是煮湯！……剛才有人給你送來了一束花。”

“一束花？”叶麗莎維達·馬克西莫芙娜沒有轉過身來。“誰送的？”

“你自己知道。別裝優，麗莎維達^①，你可不是這樣的。”

“波里亞大嬸……”

“什麼‘波里亞大嬸’！你是想說，這難道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嗎？干嗎要你們這些鄰居來多管閑事呢？”

“不，不是這樣……我不需要這些花……”

“別優了，麗莎維達。你聽我的話。我活了這麼大年紀，孩子也都長大了，我織出來的花布都夠包半個地球了，女工們還選我當了廠代表，可見，我多少還懂得點什麼，可你卻不聽我的話。”

“我听，波里亞大嬸。”

她把黃油塗在一片麵包上，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嚼着。

“光用耳朵聽不是真聽。你該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了，麗莎維達，你也該有個丈夫，撫養撫養孩子了。”

“全區的孩子都是我的，波里亞大嬸。”

“可你還得有自己的呀。有一個很好的人在愛你，你就嫁給他吧。你自己不也誇獎過他，難道不是這樣嗎？”

“是誇獎過，”叶麗莎維達·馬克西莫芙娜不太樂意地承認。

“你喜欢他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有一點兒吧。”她苦惱地望着沸騰的茶

^①叶麗莎維達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壺，然后把茶倒在一只大杯子里，放了些糖，攪拌着，站起身來，很快地喝着。

“你坐下，”波里亞大嬸很嚴肅地說道。“站着吃不長肉。什麼叫做不知道？……你已經不是姑娘，是寡婦了……好，好，”看到叶麗莎維達·馬克西莫芙娜的臉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，她擺了擺手，“不提這些了。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。你心裡覺得怎麼樣？問一問自己的心吧！心裡怎麼樣？”

“心裡很平靜，波里亞大嬸。”

“很平靜？”老太太感到有點困惑，但她還是不想就此作罷。“你不是說過你喜歡他。”

“波里亞大嬸，我喜歡他還不到他喜歡他自己那樣的程度。他非常喜歡他自己。”

“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缺點。男人常常是象火雞那樣喜歡夸耀自己。他是愛你的……”

“即使在我身上，他愛的也是他自己……唉！”

從雞蛋上冒出了一股灰色的濃煙。

“得了，”波里亞大嬸說道，“都燒糊了。讓我來給你另煎幾個雞蛋吧……看你把什麼都搞亂了，麗莎維達。”

“也許我是很亂。讓我瞧瞧……不，重煎來不及了。我要走了，波里亞大嬸。要遲到了。您別生氣。”

一間帶有半圓形陽台的寬敞的屋子。屋子的三面牆壁都擺滿了書，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。到處是船的模型。有最新式構造的現代輪船，也有前一世紀的小帆船。沙發床的上方掛着一幅畫：在惊濤駭浪中航行的雙槳船。有十把左右各種式樣的椅子。大學生們坐着，從他們的姿態看來，大概坐得很不舒服。

屋子里只听到一个声音。低沉、响亮，有时突如其来地加进一种愉快的调子，然而加得很不是地方。

不是一下子就能知道是誰在說話，因为发出这声音的人躺在一张很低的沙发床上。更确切地说，是半躺着。他的背靠在一叠枕头上，借以支持他那不能动弹的身体。硕大的头高耸在他背后的一叠枕头上，在浓密的乱发底下，露出陡直而突出的前额。他的眉弓突出，嘴唇饱满，下颚方圆。这是理想家，战斗者和热爱生活的人的脸。

靠着沙发床的床腿，竖立着一面类似穿衣镜那样的大镜子，不过是可以转动的。它可以转向任何一个角度。现在，镜子里映出来的是滨河街道的一部分，涅瓦河，河对岸的房屋和天空。

这张可以转动的沙发床旁，摆着一架电视机，在他的头后，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，有一块削得疙疙瘩瘩的有坡度的木头，那上面已经隐隐约约地雕出了一只船的轮廓。

“……不，我亲爱的设计师们，”那个躺着的人生气地说道，“我期待你们的，不是这个。我所期待的是创造性的、富有智慧的、有独立见解的设计。你们有一个重要的无法估价的优越条件，那就是年轻。如果不是你们，谁还能改造那些过了时的形式呢？停住！”他用手势制止了一个准备提出反对意见的学生，“我并不要求有什么了不起的设计。要做到这样，你们还没有经验。但是我希望你们记住，将来有人要在你们的船上航行。像你们一样的人。苏维埃人。他们值得让造船工程师们怀着敬意和爱心来考虑到他们……”

“尤利·谢尔盖耶维奇！”一个坐在角落里，不时甩动着淡黄色蓬松头发的姑娘恳求地说，“真的，我们不懂，您为什么要责备我们……”

“你们不懂吗？沃洛佳，连您也不懂吗？”

那个坐在叶尔肖夫身旁的结实的矮胖子摇了摇头。

“真遗憾！”叶尔肖夫暴怒地喊了起来。

大家都震动了一下，虽然他们对教授的脾气已经司空见惯了。

“这就是您的设计！……”他恶狠狠地望着沃洛佳，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敌人。“您设计的船仓高度是多少？”

“两米二，”沃洛佳困惑地回答。

“是吗？你们有没有试过，能在这样矮的船仓里住多久？船是海员的家。你们喜欢长年累月地在这样的船仓里走动和呼吸吗？”

马上就有好几个人抢着说起来：

“不过这是一般通用的规格……”

“国际通用的规格……”

“我们也不是凭空胡想出来的……”

沃洛佳噘着嘴，生气地望着教授。

“好吧！”叶尔肖夫继续暴躁地问，“您是不是要说点什么？”

“要说！”沃洛佳也怒冲冲地，“这尺寸就是从您的设计图里取来的，尤利·谢尔盖耶维奇！……”

学生们鸦雀无声，以为会有一顿好瞧的。可是叶尔肖夫把身子往枕头上一靠，带着惊异的神情问道：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沃洛佳茫无所措了。

“所以我们就……”

“你们怎么？……你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吗？我本来是墨守成规，保守，脱离实际，没有及时考虑到必须改变这种不象样子的设计！可你们呢？为人们的利益来改造世界的愿望到哪儿去了？这种愿望不是抽象的，要表现在自己的工

作上！这要讓别人来做嗎？不用你們嗎？那你們都是些什么人呢？”

“是傻瓜！”一个高高瘦瘦的学生說道，他撫了撫自己的头发，这头发其实不撫也够整齐的了。

叶尔肖夫看着他縱声大笑起来，学生们也笑了。

“你們应当摆脱陈規旧套，革除因循守旧的思想 and 行动，”叶尔肖夫热情横溢地說，“应当象克雷洛夫、基托夫、海軍上将馬卡洛夫做过的那样！历代的造船工程师都認為，当船的外皮板遭到了损坏，只有把水抽掉，才能使船不沉下去。馬卡洛夫和后来的克雷洛夫却反而讓那些附加船仓也灌滿了水，这样出色地解决了課題。这一切恰巧是相反的。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，結果取得了胜利！这都靠敏銳的眼睛和不按刻板公式思考問題的習慣。馬卡洛夫在比你們当中任何一个人年紀都小的时候，就已經在“水仙女号”装甲艦上航行，奠立了真正的不沉性理論的基础。他可并不象謝尔盖·安德列耶夫現在那样，只是瞪着眼睛数天上的烏鴉。你在想什么，謝廖沙？”

小伙子哆嗦了一下，他长着一副漂亮的、神經質的脸，如今显得有些阴郁。

“我在听，尤利·謝尔盖耶維契！”

“不，你沒有听！这种春天的音乐，我也知道的！啊！”他突如其来地說，“春天是美好的时光！春天的欢乐！春天的悲哀……春天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！这是生命力洶騰的时刻，是使人产生力量的时刻！……”

那个容貌秀丽、身材匀称的姑娘，她甚至在記听课筆記的时候也都不能安靜地坐着，这时跳了起来。

“是这样的，尤利·謝尔盖耶維契，是这样的……！春天总是使人想到什么地方去跑一跑。連自己也不知道想到哪

几天，就是想出去跑跑。”

她满脸通红。同学们用责备的目光看着她。

叶尔肖夫把头往后一仰，呵呵大笑起来。他笑得那么富于魅力，胸音沉重。

“您别听他们的，娜佳。他们准是跟您说过，对付我就得象对付一只破罐子那样，要小心！是不是？我没猜错吧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是。因为……”

“别再瞎编了！就是这样。上帝保佑，你们跟我说话别再有顾虑。我最讨厌这样的谈话。这样谈话总是假里假气，不自然的。……春天，你们想出去跑跑，那就去跑吧，想要谈谈这一类的事情，那就谈吧。当然，最好不在工作时候做这些。工作时候应当思考工作方面的问题。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德烈耶夫，突然间他的目光变得严厉起来了。

“工作——这就是爱，激情，憎恨，失望，快乐，随你说什么都可以，可就不是静止状态……要是你们忘了这一点，那你们就不是我的学生，而是……”他突然不说了下去，惊奇地扬了扬眉毛，“见鬼！我差点儿没说出一些不像是教育工作者说的话来，”他笑着说。学生们也笑了。突然他又不笑了，望着那位姑娘。“娜佳，到我跟前来，近一点。再近一点。”他轻声说道：“听着，娜琴卡，您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忧郁？”

娜佳用颤抖的手指整理了一下头发。

“不知道，尤利·谢尔盖耶维奇……”

“是这样呀。好吧，就让它算作我们的一个秘密吧！”他微微一笑。“现在，开步走吧！听见门铃响了吗？这是一个著名的大夫来了。他得为我治病，可是我对治病已失去了信心。再见吧，我的朋友，星期四等你们来。”

學生們在門口擠着走出去。

“謝廖沙……安德里耶夫！您再稍留一下……”

叶尔肖夫显出很神秘的神情。这位脸色阴郁而且有点羞赧的年輕人慢慢地走过来了。

“我对您有一个請求……知道嗎？我覺得娜佳有些苦悶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么，我們作为一个同志就有責任，也可以說是有义务使她高兴起来。您不这样認為嗎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“瞧，您怎么这样漠不关心？有人給我送来了几张音乐会的票子……一个挺精采的音乐会，我可以向您保証。您是知道的，我自己不能去。您拿两张票，請娜佳一起去。音乐，灯光，会驅散她的忧悶……”

“她……不会去的！”

“如果她感到您是別别扭扭地去請她的，她当然就不会去。要是您对她說，您很想和她一起去……为了友誼来假装一下，也不是什么罪过。票子在这儿，快去吧！”

安德里耶夫向門口跑去，差一点沒把走进来的阿卡宁大夫撞倒。

这个身材魁伟的人把他愉快漂亮的脸轉过去，目送着跑出門去的大学生。

“这可怜的人，考試沒及格嗎？教授把他赶出去的吧？这是个精神不集中的典型病例。为什么要赶他出去呢？您好，尤利·謝尔盖耶維契！”

“您好，亚力山大·捷尼索維契，您好。您沒有猜对。他有另一种病……”叶尔肖夫笑了。

“春天的病吧？連您也这样的懶散。这診斷对了吧！”大夫也和叶尔肖夫一样，笑得很有感染力，“好，您过得怎么样？自己感到怎么样？”